

通鑑總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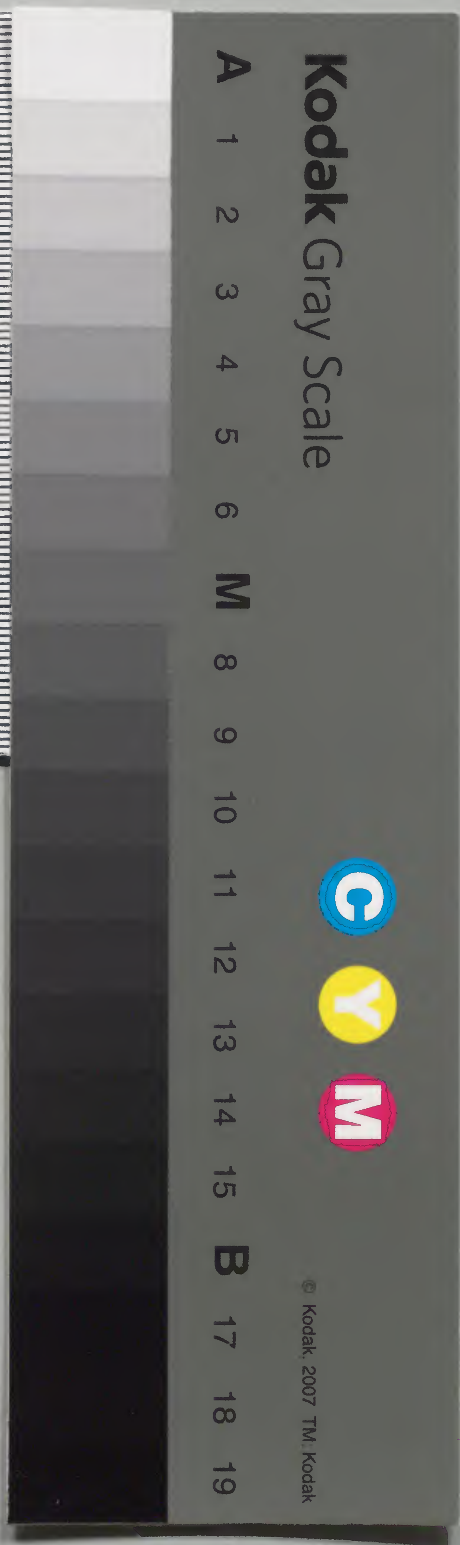
五



九〇二九	漢書門
二〇二九	類
二〇二九	函號
二〇二九	架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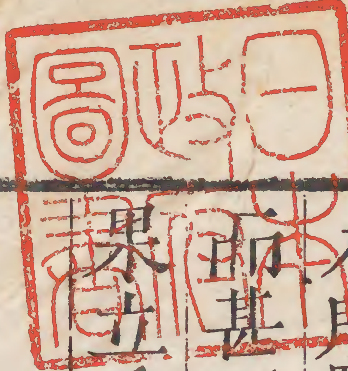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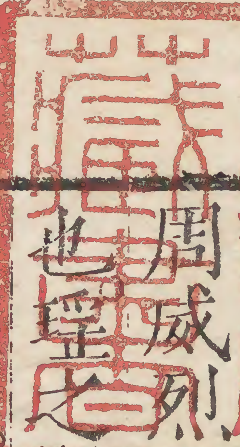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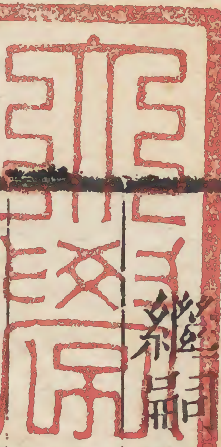
九〇二九	漢書
二〇二九	類
二〇二九	函號
二〇二九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9
冊數	20 (5)
函號	290 116



通鑑總類卷第五

淺草文庫



繼嗣門

智宣子以瑤為後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也。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趙簡子以無恤為後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趙主父欲二王其子

周赧王二十年。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漢周昌期期不奉詔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高帝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高帝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

高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高帝欣然而笑。吕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高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高帝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高帝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

叔孫通諫易太子

十二年。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絳侯等謀立文帝

八年。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今已誅諸呂。新噫血

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

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遂即天子位。

有司請早立太子

元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文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文帝乃許之。

太后欲以梁孝王為嗣

中二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景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

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景帝意梁逐賊，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乃入見王而泣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灑，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灑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景帝由此怨望梁王。

武帝命皇子所生門爲堯母門

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武始侯無咎無譽

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

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武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武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武帝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韋玄成陽爲病狂

元康四年。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旣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拜韋玄成爲中尉以感諭憲王

甘露元年。淮陽憲王好灋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宣帝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宣帝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宣帝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史丹諫廢太子

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元帝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元帝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元帝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元帝嘿然而笑。及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太子。由是遂定爲嗣。

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綏和元年。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光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

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哀帝議立定陶共皇廟

建平元年。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灋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朱博傳晏謀成尊號事

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傅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哀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復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朱博旣爲丞相。哀帝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媼。

光武更封張純爲武始侯

建武十三年。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爲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竒愛東海公陽

十五年。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光武由是益竒愛陽。

鄧暉說太子彊辭位

十九年。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鄧暉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表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漢。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丁鴻不肯襲封

永平十年。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旣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徵鴻爲侍中。

劉愷讓其弟憲

永元十年。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道迹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凜。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濼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太僕來歷諫廢太子

延光三年。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邴吉等。太子思吉。京豐懼。乃與閻后構讒太子。安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捷爲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言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

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安帝不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父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安帝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安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袁紹欲以尚爲後

建安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

劉琦謀安於諸葛亮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魏曹操立丕爲太子

二十二年。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黃門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爲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

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戲歎。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王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曹丕立貶曹植爲安鄉侯

黃初元年。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爲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明帝下詔明繼統之義

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吳主廢和立亮

嘉平二年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遂有廢和立亮之意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

吳主頗悟太子和無罪

三年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後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

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晉衛瓘撫牀

咸寧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武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武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武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踖踏。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和嶠言惠帝不了家事

永熙元年。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等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

不悅而起。及惠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惠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明帝喜文辭善武藝

大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元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顛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庾冰說成帝立母弟為嗣

咸康八年，成帝不豫，二子不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為它人所間。每說成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成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成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石虎殺太子宣

永和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宣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悞，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

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王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虎疑宣殺韜。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鑲之。積柴於鄴北。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

北魏立太子先殺其母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宋謝晦言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

永初三年。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安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爲都督。

北魏王用六人以輔弼太子

魏王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

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金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皇子燾年將周。神明獻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爲右弼。百官總已以聽焉。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

元嘉元年。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秦潘盛爲內應。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詰旦。道濟。羨之等入。自雲龍門扶帝出東閣。收璽綬。衛送故太子宮。以宣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入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宣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

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爲之。具位而已。是以本支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北魏顯祖傳位于太子

宋明帝泰始七年。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

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叡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叡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叡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高祖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顯祖下詔曰。

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命儲宮。踐升大位。朕得優游恭已。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帝。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崇光宮。采掾不斷。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北魏王語及太子恂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王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崔光迎魏太子卽位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喜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梁豫章王七月而生

普通六年。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詭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武帝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武帝性嚴重。人莫敢言。後卒降於北魏。

北魏高歡欲廢澄而立洸

梁武帝大同元年。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洸。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且婁領軍之勲。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台者自縊。乃啓歡。

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

李遠言立子以嫡不以長

敬帝太平元年。魏太師秦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秦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秦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中山公護受宇文泰顧託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膏骨。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

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秦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北齊顯祖欲廢太子。

陳武帝永定二年。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高元海爲長廣王畫策

文帝天嘉二年。齊王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旣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肅宗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已不利。勸肅宗除之。肅宗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卽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惟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

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會。肅宗出畋。墜地絕肋。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

祖挺勸齊世祖傳位東宮

六年。世祖爲長廣王。挺爲胡栴油獻之。囚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挺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挺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挺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挺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使太

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陳世祖欲遵太伯之事

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太子伯宗柔弱。世祖憂其不能守位。謂安成王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世祖又謂到仲舉。孔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臣光曰。夫臣之

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于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隋高祖廢太子勇

開皇二十年。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官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首比倡

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高祖召東宮之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卿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高宗欲置皇太孫官屬

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高宗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高宗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高宗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光宅元年。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雍州牧豫王旦。

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李昭德諫立武承嗣為皇太子

載初二年。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李昭德言武承嗣權太重

長壽元年。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以武承嗣為特進。納言。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狄仁傑等勸太后復立中宗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

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王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王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蘇安恆疏諫太后禪位東宮

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蘇安恒又疏諫天后歸政李氏

二年。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太平公主欲易太子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

立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睿宗。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張說姚崇勸睿宗命明皇監國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明皇命宋璟制皇子名號

開元五年。明皇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明皇甚善之。

李子嶠自稱皇子

十四年。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

州。母曰趙妃。明皇命杖殺之。

明皇擢用楊崇禮二子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明皇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明皇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明皇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明皇欲廢太子

二十四年。明皇爲臨菑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瑁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妃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

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兄。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明皇殺三子

二十五年。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明皇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明皇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官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鏞于灤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立忠王璵爲太子

二十六年。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瑁。明皇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明皇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明皇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明皇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

明皇付傳國寶冊于肅宗

至德元載。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王冊。詣靈武傳位。

李泌諫肅宗保全廣平生

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

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肅宗迎明皇於蜀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肅宗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肅宗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

料

明皇還京師

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肅宗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肅宗備灋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肅宗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肅宗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肅宗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肅宗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肅宗品嘗

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肅宗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李泌諫廢順宗

貞元三年。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王女爲太子妃。或告王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此。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

日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王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无忌。與朝廷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曷使楊素。許敬宗。

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王叔文之黨惡聞立太子

永貞元年。順宗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

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
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頷之。立
淳爲太子。更名純。

元稹請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

元和元年。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
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憲宗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
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
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耗曠廢疾不任
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
散之甚。縉紳皆耻由之。就使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
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
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憲宗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李絳等請立儲闈

四年。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
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
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遂立長子
鄧王寧爲皇太子。

韋綬悅太子以珍膳諧諛

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文悅
太子以諧諛。憲宗聞之。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

穆宗升儲副崔羣爲羽翼

十五年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穆宗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裴度等請立景王湛爲太子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韋溫辭太子侍讀

開成二年。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遂罷守本官。

文宗議廢太子

三年。太子求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

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仇士良等矯詔立武宗

五年。文宗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溥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頽王。至少陽院。文宗崩於太和殿。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草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

立宣宗為太叔

會昌六年。武宗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號曰光叔。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及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

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魏暮請建儲副

大中四年，以魏暮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宣宗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裴休請早建太子

十年，宣宗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休以疾辭位，不許。

崔慎由言建儲罷相

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王宗實立懿宗

十三年，初宣宗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宣宗愛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宣宗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宣宗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

中尉王茂玄。皆宣宗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
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
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
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
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
宗實直至寢殿。宣宗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
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立爲皇
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漙。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
宣遺制以令狐絢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
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
人思誅之。謂之小太宗。

晉王存勗殺李克寧

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
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
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
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
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
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克寧首帥諸將拜
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
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
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
假子李存顯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

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道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李存顥等爲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晉王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爲之備。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鄉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爲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

淮南嚴可求面折張顥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廷。交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王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

穎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穎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穎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穎。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梁友珪弒逆自立

乾化二年。太祖長子柳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太祖特愛之。常留守東都。郢王友珪無寵。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太祖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太祖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太祖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太祖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會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遂與韓勅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太祖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太祖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

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虜褻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

均王殺友珪自立

三年。郢王友珪旣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均王友貞密謀誅友珪。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

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當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坑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

躡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表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等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蜀太子作亂

蜀太子元膺。殺喙齟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潘峭。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自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樞之。幾死。囚諸東宮。徐瑤常謙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發兵討爲亂者。

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太子出就舟人。旬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恪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

蜀主立宗衍爲太子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宸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立宗衍爲太子。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蜀太子衍好酒色

梁均王貞明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畧。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忽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王宗弼沉靜有謀。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召大臣入寢。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

後唐明宗不肯改國號

天成元年。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明宗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明宗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

今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衆從之。明宗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卽皇帝位。百官縞素。旣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爲天皇王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意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

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非復召不敢見也。

吳徐溫欲以知詢代知誥

二年。吳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柰何富貴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且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楚臣許德勳稱楚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

三年。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馬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瓚。傳璠。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遂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張昭遠請定嫡庶長幼之分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

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明宗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吳越王元瓘襲位

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謂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

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

明宗不欲立秦王榮爲太子

四年。何澤見明宗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明宗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從榮見明宗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

軍民不願當此名。明宗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明宗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明宗。遂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從榮以兵反見殺

明宗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明宗疾復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明宗不應。從榮出。聞官中皆哭。從榮意明宗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明宗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

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遂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見明宗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明宗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明宗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

歸府。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明宗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馮道帥羣臣入見明宗於雍和殿。明宗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

潞王兵至長安閔帝欲遜位

清泰元年。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王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

以濟之。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諸道兵大集於城下。攻之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弃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迎謁。率民財

以克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閔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

潞王卽帝位

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太后令潞王宜卽皇帝位。遂卽位於柩前。

蜀主孟知祥立子仁贊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遂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

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卽皇帝位。

吳王令謀勸齊王誥受禪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八月。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王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吳王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齊王誥卽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王。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吳越王元瓘屬章德安以後事

六年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卽王位。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南漢高祖從蕭邑立長之對

七年。南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勣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高祖殂。秦王弘度卽皇帝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姬。

後晉高祖令抱幼子置馮道懷中

高祖寢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爲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

南唐王怒齊王璟調樂器

八年。南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

楚立馬希廣

十二年。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

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後漢蘇逢吉等受顧命立皇子承祐

乾祐元年。高祖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不豫。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立皇子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卽皇帝位。時年十八。

郭威請早立嗣君

三年。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

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宗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卽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

後周太祖選朝士爲皇子僚佐

廣順元年二月。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

曹翰請晉王榮入侍醫藥

顯德元年。初太祖在鄴都。竒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別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太祖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南唐太子弘冀使袁從範毒殺太弟景遂

五年。唐太弟景遂前後九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立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

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

潛邸門

漢孔霸謙退不受相位

永光元年。元帝之爲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卽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元帝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元帝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傅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尊桓榮以師禮

永平元年，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明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進位發難，明帝謙曰：大師在是，榮每疾病，明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明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明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鄭衆不赴太子之請

四年，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明帝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纁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藩。

威帝受學於周福

延熹九年，初，威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

朋徒漸成允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王妙選太子師友

魏黃初二年。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畧用布衣之禮。

蜀漢孟光問太子權畧智調如何

景初二年。漢王立子璿為皇太子。璠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胷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北魏太子信任左右私營園田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今東宮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

北周樂運稱太子爲中人

陳太建五年。周主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

八年。初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

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宣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空爲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宣帝卒以總爲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總官。

唐太宗戒于志寧杜正倫當極諫太子

貞觀七年。太宗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

嬉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太宗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太宗不赦高甌生之罪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張元素諫太子擊鼓

十四年。太宗問右庶子張元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元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元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張元素諫太子發取庫物無度

十六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

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以魏徵傳太子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太宗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

十七年。太宗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微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親師友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長孫无忌稱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

十八年。太宗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太宗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

仰聖德。太宗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无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信讒殺劉洎

十九年。初太宗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太宗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踈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太宗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太宗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爲然。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

段志冲請致位太子

二十一年。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太宗致政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无忌等。請誅志冲。太宗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齊聘䟽諫不可使戎狄侍東宮

總章二年。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䟽。

以爲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高宗從之。

邢文偉王及善以能諫太子擢用

咸亨三年。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高宗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高宗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崔神慶請召太子以墨勅王契

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張涉以東宮侍讀進用

大曆十四年。代宗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爲學士。親重無比。

不官曾不判效或念引愚謂太子非師聖師之類依本亦
 此類重前之類也報錄突厥對長太子魏前師之類依本亦
 指文以書應合然對魏命此太子因本古來對各皆因王突
 師與土親以爲今或品以上則以師應本亦限效於各亦不

親王門

唐魏徵諫太宗寵驕魏王泰

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太宗
 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
 所頓躓。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
 乎。魏徵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聖明在
 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
 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太宗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

王珪魏徵論三品以上不宜爲親王降乘

十二年。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太宗曰。
 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

新玉門
通鑑綱目卷五
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太宗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宅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原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太宗乃從珪奏。

霍王元軌讀書恭謹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褚遂良魏徵諫稱魏王泰不應月給踰制及徙居

武德殿

十六年。秦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於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從之。太宗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太宗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郝處俊諫不宜令二王

上元元年。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

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黎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明皇友愛近世帝王莫及

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明皇兄也。岐王範。薛王綦。明皇之弟也。幽王守禮。明皇之從兄也。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綦嘗疾。明皇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明皇爲綦煮藥。回飈吹火。誤藥上須。左右驚救之。明皇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置西南二樓以宴諸王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明皇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後唐秦王從榮輕侮師傅

長興四年。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王居敏。薦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以瓚爲秦王傅。瓚雖爲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累加至三千戶

制公主開府置官屬

中宗神龍一年。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公主恃寵驕恣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公主作定昆池

景龍二年。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所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公主權傾人主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睿宗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

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建中元年。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德宗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弟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選擇門地人才可稱者

元和六年。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憲宗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公主一同家人禮度

九年。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憲宗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貴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棕不辭。以棕為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詔公主執婦禮如臣庶之法

太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宣

宗之愛女。故選顯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

鄭顯不樂尚主數毀白敏中

五年。初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顯。時顯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顯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顯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顯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檀函於佛前焚香事。

鄭祗德固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爲賓客分司。

于琮改尚廣德公主

十三年。初宣宗欲以于琮尚興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嫁公主資送甚厚

咸通十年。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主懿宗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迭賜第於廣化里。窻戶皆飾以雜寶。并欄

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宅物稱是。

廣德公主動尊禮法

十三年。懿宗貶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尋再貶琮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同姓門

宗室門附

西漢得朱虛侯爲益彊

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河間王大雅不羣

同姓門

宗室門附

三三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班固贊曰。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東漢東平王上便宜三事

建初元年。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顯宗報書曰。閭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

魏曹植二疏乞隆親親之恩

明帝太和五年。黃初以來。諸侯王灑禁嚴。初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時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復上疏曰。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夫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

宋孝武帝增廣王侯制度

孝建二年。上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爲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廢帝忌諸王爲患

泰始元年。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壯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忌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二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

明帝殺建安王休仁

七年。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入見。遣人齋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

明帝殺巴陵王休若

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至建康。賜死於第。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剽立同氣。旣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媼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弁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齊武帝怒長沙王晃罪

永明二年。初太祖臨終。以長沙王晃屬武帝。使處於輦下。或

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是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流涕曰：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是，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武帝愛羽毛踈骨肉

武陵王暉多才藝而踈婢，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暉輕財好施，故無畜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明帝盡除高武之族

建武四年，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等共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唐李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

太和七年，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

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文宗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後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繫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宣宗親睦兄弟

大中元年。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繫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

韓建矯制殺十一王

昭宗乾寧四年。延王戒不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單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昭宗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等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後梁均王踈忌宗室信用趙張

貞明元年。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捕友敬誅之。帝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每稱疾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後晉漢主盡誅諸弟

齊王天福八年。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禎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後漢南漢主殺諸弟

高祖十一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共八王。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顛。試劔。遂斷其頭。

後周楚馬希崇帥族降唐

太祖廣順元年。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鬪鬪。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遂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通鑑總類卷第五

